戲劇研究　第26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20年7月　頁1-40
DOI: 10.6257/JOTS.202007_(26).001

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校勘斟議
——兼議戲曲文獻的校勘整理*

黃仕忠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緣起

明代常熟趙琦美（1563-1624）脈望館所藏雜劇文獻，經過錢曾（1629-1701）、黃丕烈（1763-1825）、趙氏（宗建，1828-1900）舊山樓等遞藏，於一九三八年散出於市，經鄭振鐸（1898-1958）接洽後，由民國政府教育部撥資購下。嗣後，經過張元濟（1867-1959）安排，委託王季烈（1873-1952）整理，選取其中的孤本，加以校勘、標點、排印，題作《孤本元明雜劇》，收劇一百四十四種，於一九四一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大方便了學者的利用。[1]最近有《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札》出版，[2]同時有肖伊緋〈張元濟王季烈編校刊印《孤本元明雜劇》來往信函匯輯〉一文發表，[3]從中可以較爲清楚地瞭解此書的編校出版情況。

《孤本元明雜劇》一書，代表了當時雜劇文獻整理的最高成就，爲此後學人

* 感謝我的博士生沈珍妮同學和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博士生陸方龍同學幫助完成本文的注釋、補充與校對。另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特致謝忱。

1 王季烈輯校：《孤本元明雜劇》（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全書共32冊，首冊爲序文、校例及王季烈所撰各劇提要，內封後半葉署「上海涵芬樓印行」，末冊版權頁所載發行地址則位於「長沙南正路」。

2 張元濟等撰，胡堅整理：《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札》（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3 肖伊緋：〈張元濟王季烈編校刊印《孤本元明雜劇》來往信函匯輯〉，收入黃仕忠編：《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頁227-2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戲曲校勘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我們在整理《全明雜劇》時，即參考了王季烈的校本。但是，在比勘過程中，也發現其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例如，某些處理、校改以及體例的擇取，尚可再作商議；某些問題，還涉及到戲曲史及戲曲校勘中的一些普遍性的問題，似未引起注意。有鑑於此，我們在整理這批劇本時，仍以趙琦美舊藏鈔本爲底本，以王氏整理本作參校，酌情選取王氏之校改，而不全取其說。

另外，我們在整理脈望館舊藏的鈔本雜劇時，發現趙琦美的校改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事實上也影響到王季烈在整理中的具體選擇，因而必須加以說明。

近人對趙氏舊藏曲籍，籠統地稱「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並且在闡述趙琦美的貢獻時，高度評價趙氏在校曲時所做的工作。但據筆者考察，趙琦美對鈔本曲本的校改，大多存在問題。因爲他的校改，基本上是根據閱讀經驗而做的「理校」，即並無其他版本依據，僅憑己意而斷。這裡的「己意」，主要是基於明代文人的寫作習慣，但問題是他所校讀的對象是劇本，並且很多是內府藝人演出用的底本。這些內府鈔本，一是供審覈，二是便於藝人記誦，爲了避免讀錯，凡多音字均用同音別字代替；有些字的讀音帶有方言語音特點。例如內府鈔本原本中，「試」多作「是」，「甚麼」多作「是麼」，趙氏通讀時，隨手改之，卻又有改而未盡改者。此外，也有原本不誤，趙氏反而改錯的。還有一些劇本，趙氏的本意是要做統一修訂，故開頭數頁改動甚多，但他接著發現實在是改不勝改，便又放棄了。我們在整理時雖然力圖恢復趙氏校改前的面貌，但有些字被墨筆圈抹過度，已經無法判斷原字，也就只好依趙氏的校改。

王季烈在校勘整理時，已經注意到以上問題，故通常不取趙氏的改筆而用原抄本，或在夾注中說明趙校情況，也有取趙改而不作說明的。更多的情況，則是基於趙氏的校改，而在全書中作統一修訂。例如趙氏只是間作校改，或改而不盡，而王氏則擴展到所有劇本了。又由於初校工作出自商務印書館多位工作人員之手，所以全書各劇的某些字詞，或改或不改，亦不盡統一。

實際上，從元末明初的「元刊雜劇三十種」，到永樂至正統間周藩所刊「全賓」雜劇，[4]再到嘉靖間的無名氏編《雜劇十段錦》、李開先（1502-1568）編《改定元賢傳奇》，及至萬曆後期臧懋循（1550-1620）選刊《元曲選》，既是雜劇出版刊行的歷史，其實也是「雜劇」這一體裁在出版閱讀層面的演進史，還

[4] 朱有燉的雜劇三十一種，刊行於永樂二年至正統四年之間（1404-14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包含著元末以降對於雜劇文本的整理歷史。從嘉靖間李開先的「改定」而實未有大改，到萬曆末臧懋循對雜劇文獻的「修訂式」整理出版，以及趙琦美的隨讀隨校、信手而改，到崇禎間沈泰（生卒年不詳）《盛明雜劇》的刪節式校理，孟稱舜（1594-1684）《古今名劇合選》承臧氏之做法而又有所折衷的處理，也體現了明代人對於雜劇文獻的整理方式的變遷，其中的異同變化，筆者將另文探討。再下及二十世紀，從清末民初劉世珩（1875-1926）暖紅室的校刊本，到一九二八年吳梅（1884-1939）的《奢摩他室曲叢》[5]，多採取文化人視野「擇善而從」的方式，而對於演劇文本本身的特性，則尚在熟悉理解之中，雖較之明末出版者的整理，對字詞的處理更爲謹愼，因爲這畢竟是「校勘」；但另一方面，又因學人視野的「規範化」處理，造成對通俗文本的過度改動，遂存「臆改」之狀，例如在某些體式、用語上作「統一」的處理而不加說明。吳氏《曲叢》收錄周憲王朱有燉（1379-1439）雜劇二十四種，最近有學者的整理本，主要便是據吳本移錄，而沒有注意到吳本存在的問題。[6] 二〇〇四年前後我們讓學生整理周憲王雜劇，他們主要是依據吳本移錄，我在審稿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尋找原刊本，從臺灣、日本和大陸不同圖書館配齊三十一種，重新校理。現在《中華再造善本》已經完整地影印了周憲王雜劇，很便於使用。[7]

此外，一九二〇年前後董康（1867-1947）覆刻《盛明雜劇》初、二集，看似據原本重刻，其實上板時，每劇均有改字，除無心之失和因書寫習慣不同造成的異體字之外，也有一些有意的校正，但均未出校說明。更重要的是董康所得並非皆爲原刊本，其中一部分爲清初重印之殘板，這些殘板，或有蟲蝕，殘一至數字者，董康逕據文意酌補，而不作說明。後人不察，因其精美且清晰，影印時多取此本，大陸《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也是董氏刻本；[8]直到《中華再造

[5] 吳梅：《奢摩他室曲叢》（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28年）。

[6] 可參考羅旭舟：〈朱有燉雜劇的整理與校勘——兼評《朱有燉集》的雜劇整理〉，《戲曲研究》第100輯（2017年1月），頁140-161。

[7] 〔明〕朱有燉：《誠齋雜劇》（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中華再造善本．明代編．集部》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永樂宣德正統間〔1404-1439〕周藩自刻本），此本共二函十三冊。

[8] 〔明〕沈泰輯：《盛明雜劇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1764冊影印民國七年〔1918〕武進董氏誦芬室覆刻本）；〔明〕沈泰輯：《盛明雜劇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1765冊影印民國十四年〔1925〕武進董氏誦芬室覆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善本》，才用了原刊本。[9]我們在據原本作比勘時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整理《全明雜劇》時，凡用《盛明雜劇》作底本，都必須用原刊本；而當時《中華再造善本》尚未出版，我們借用了多家藏本，才配齊原本，如《盛明雜劇二集》用的是日本內閣文庫藏本。董刻《雜劇三集》也存在這樣的問題，[10]所以其中的明人雜劇，我們也都用原刊本而不是董刻本。

王季烈整理《孤本元明雜劇》，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他在整理時較吳梅先生的做法更爲嚴謹，凡有校改，均夾注出校記說明。從最近披露的張元濟、王季烈有關信札，可知其體例的確定，其實是張、王共同商定的結果。有些問題，則是整理工作深入展開之後，逐步確認的。但以我們今日之眼光來看，王氏的校理，依然存在校改過多的問題，有些甚至涉及戲曲表演中的重要名詞及概念的理解問題，這與當時對戲曲俗語詞研究不足、可資借鑑的資源有限不無關係。

而後，王季思先生（1906-1996）的《西廂五劇注》，第一次以注經的方式注曲，並且通過元曲俗語詞的比較研究，對許多俗語詞作了準確的解釋。[11]這是戲曲整理研究的一次重要推進。但王先生在一九五〇年代重新出版《西廂記》時，爲能夠讓大眾易讀易懂，曾做過一個有較多改動的版本。這雖然是因爲特定時期的特別需要，但多少也反映出學者們對於戲曲文獻校理的態度。後來，王先生再版《西廂記》校注，又回復原貌。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至一九九〇年代初，王先生帶領我們編《全元戲曲》，在校勘整理中涉及字詞的統一、異體字的處理時，先生要求全書統一，所以校改之數甚多。[12]這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用鉛字排版，造字不易。我們現在編《全明戲曲》，完全用電腦排版，有龐大的字庫可供選擇，所以我們有條件尊重底本，尊重不同時期的底本的特點，只要求一個劇本作統一，而不要求全冊甚至全書作統一，哪怕底本前後表述有些不夠統一，只要不影響閱讀，也不去代爲「修訂」。所以，尊重原本，盡量不改，把專業文獻整理與大眾普及讀物加以區分，便是當下古籍整理的共同態度。

9 〔明〕沈泰輯：《盛明雜劇》、《盛明雜劇二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中華再造善本．明代編．集部》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

10 〔清〕鄒式金輯，董康重校：《雜劇三集》（北京：武進董氏誦芬室，1941年）；按此書內封署題作「雜劇三編三十四卷」，其目錄首行及板心仍題作「雜劇三集」。

11 〔元〕王實甫原作，王季思校注：《西廂五劇注》（浙江龍泉：龍吟書屋，1944年）。

12 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按：本書於1990年1月出版第1卷，1990年11月出版第2卷後，出版暫歇，迄1999年才將全書12卷以套書形式一次出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然，這樣的說法也仍嫌過於籠統。事實上，以我們編校《全明戲曲》爲例，其底本有刻本、據刻本過錄之抄本、稿本、藝人抄本、文人抄本等不同情況。刻本有家刻、藩刻、自刻（包括弟子晚輩代刻、文集收錄）、坊刻之別。除坊刻本情況良莠不齊、稍稍複雜一些，總體而言，刻本的準確度很高，錯誤甚少，整理時可以按整理文人文集的標準，盡量不改，但校勘從嚴，凡有異文別解，均出校記。抄本則從寬，凡點畫之誤、明顯訛誤而且有前後文證據者，逕改，不一一出校。藝人抄本則可再放寬一些，因爲其中會存在大量錯字、同音別字、省寫字、簡化俗字、破體字，有些省寫、俗字同於今日之簡體字，有些則形同簡體而義實不同，還有個人習慣書寫錯誤；凡此類，則在文義清晰時，可以逕改，不出校。對於面向底層讀者、出版品質麤劣的坊刻本，則可視同藝人抄本。

基於上述情況，以及我自己在近二十年來對於戲曲文獻整理的經驗，我們還需要提出一個新的概念：俗文學文獻的初次整理定本，也可簡稱「初次校定本」。前面所說的家刻、藩刻、自刻，便意味是出版前就已經由主事者完成了這種「校定本」所需要的工作，就是代表作者寫作面貌的「定本」，它們就像文人的文集，以及經書的文本，已經有一個「權威發佈版本」，所以可以按照「傳統校勘學」，甚至「經籍校勘學」的方式來處理。而那些藝人抄本（梨園抄本）、書肆抄本（如百本張抄本），以及充滿簡化字、俗寫字的書坊刻本，基於受衆的特點，爲了便於識讀、降低成本，使用的是面向下層的語言文字書寫紀錄系統。我們現在要讓它們進入到規範化的閱讀系統裏，便要做很多系統「兼容」的工作，須爲它們做一次「文本的轉換」，然後形成第一次的「校定本」，使它成爲能夠體現「作者寫作意圖」的新的定本。基於這樣的狀況，這種初次「校定本」，便可以根據文本的情況，作較大的修訂潤色。例如我們在編校《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時，對其中的「影詞」，就做了這樣的處理。[13]因爲它原是演唱者的底本，不是供閱讀用的，其中用了大量的符號，我們要把它轉化爲可閱讀的文本，就要按新體例做大量的修訂，而且還不可能一一都去說明理由。「原本」的「文本成熟度」越低，我們需要做的加工程度越大。因爲即使糾正了九個錯誤，可能還存在一個未糾正；或者已經糾正了十個錯誤，但也可能把第十一個弄錯了。儘管如此，我們的工作仍可爲讀者提供一個相對成熟的文本，讓將來的研究

[13] 黃仕忠主編：《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影詞」部分在本書第16至20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不必從最低層次重新做起；而且我們的「干預」必然影響到大部分普通讀者的理解以及文獻整理的未來走向，這可能就是我們的「貢獻」，也是我們「自我作古」的意義。

當然，這樣的工作，必然導致我們在修正過程中出現不少失誤，讀者或許會從中挑出許多「疵」來，以一般校勘學範式爲準繩，將之斥爲「武斷」、「妄改」。這是我們在校理時已經意識到的，而且現在我確實從年輕學者的挑刺文章中，讀到了「武斷」、「妄改」這樣的評語。知我罪我，端在一線之間。

我們必須放在「戲曲文獻整理史」與「俗文學校勘史」的背景下，重新認識二十世紀以來學者所做的工作、所做出的貢獻，以及所存在的問題。從這個角度出發，總結歸納王季烈在校理雜劇中存在的問題，便也是在梳理戲曲文獻整理的歷史。我們挑出他的整理本中存在的失誤，並不是爲了證明我們比他高明，而是試圖以此展現學術史、展現相關學術認知或觀念上具體而微的歷史發展過程。

這裏我主要根據校讀幾種雜劇時發現的問題，略作歸類，作成此文，以供討論。

一、涉及對戲曲表演方式的誤解而改

（一）報住

《紫微宮慶賀長春壽》第二折【紫花兒序】後科白有：「〔淨云〕等着我報伏去。〔打報住〕〔見科〕」，王校本改科介作「〔做報科〕〔見科〕」。[14]此乃不明「報住」之義的緣故。

「報住」，用於各位仙人到來時，道童逐一報伏（報覆、報復）之時，用例甚多。茲取《賀昇平群仙祝壽》爲例，其頭折：

〔外扮鍾離上云〕……仙童報復去，道有貧道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

〔韓湘子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

[14] 〔明〕無名氏：《紫微宮慶賀長春壽》，〔明〕趙琦美輯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校本），冊80，頁10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

〔張四郎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

〔曹國舅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

〔正末扮呂洞賓上〕……〔云〕可早來到也。仙童報復去，道有貧道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15]

又見於第二折：

〔陳戚子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海蟾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

〔畢卓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二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海蟾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

〔劉伶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三位神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海蟾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

〔正末上〕……〔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上八洞神仙呂洞賓在於庵門首。〔仙童云〕理會的。〔報住〕〔海蟾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16]

又第四折：

〔鍾離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四箇神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

〔果老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三位仙長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

〔海蟾云〕……仙童報復去，道有四箇神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

〔王喬云〕……仙童報復去，道有俺四箇神仙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道有請。〔仙童云〕理會的。有請。

〔山神云〕……仙童報復去，道有吾神同虎、鹿、猿、鶴四箇精怪來了也。〔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着他過來。〔仙童云〕理

15 〔明〕無名氏：《賀昇平群仙祝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2b-7a。

16 同前註，頁15a-19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的。着你過去哩。

〔柳樹精上云〕……仙童報復去，說有你家老叔來了。〔仙童云〕理會的。〔報住〕〔南極仙云〕着他過來。〔仙童云〕理會的。着你過去哩。[17]

以上，王校本均改「報住」爲「報科」，[18]蓋以爲底本不通。其實此處的「報」，意爲通報；「住」，指通報內容結束打住。「報住」，報伏完內容後打住，這裏將「報伏」的具體內容省略了。原不誤。

也有劇本未作省略，保存完整的「報科」。可參見以下各例。《廣成子祝賀齊天壽》第四折：

〔吳全節云〕……道童報復去，道俺眾道人來了也。〔道童云〕理會的。報的師父得知，有眾道人來了也。〔李信甫云〕道有請。〔道童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19]

《黃眉翁賜福上延年》頭折有四組：

〔焦贊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岳勝等四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岳勝等四將來了也。〔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來。〔四將做見科〕

〔劉朝云〕……可早來到轅門首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關伯、劉朝、解用、楊清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關伯等四將來了也。〔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四將做見科〕

〔封海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孟德等四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孟德等四將來了也。〔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四將做見科〕

〔党萬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党萬等四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党萬等四將來了也。

17　同前註，頁30b-36b。

18　〔明〕無名氏：《賀昇平羣仙祝壽》，《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b-3a、5b-6b、10b-12a。

19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53b-54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四將做見科〕

〔柴敢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陳林等四將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陳林等四將來了也。〔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四將見科〕[20]

又，《感天地羣仙朝聖》頭折有四組：

〔赤松子云〕……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廣成子、赤松子來了也。〔金童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大帝得知，有廣成子、赤松子來了也。〔長生大帝云〕着他過來。〔金童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

〔王重陽云〕……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白玉蟾、王重陽來了也。〔金童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大帝得知，有白玉蟾、王重陽來了也。〔長生大帝云〕着他過來。〔金童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

〔譚長眞云〕……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劉長生、譚長眞來了也。〔金童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大帝得知，有劉長生、譚長眞來了也。〔長生大帝云〕着他過來。〔金童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

〔王玉陽云〕……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郝廣寧、王玉陽來了也。〔金童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大帝得知，有郝廣寧、王玉陽來了也。〔長生大帝云〕着他過來。〔金童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21]

《釋迦佛雙林坐化》第一折：

〔魔王波旬上云〕……可早來到也。使者報伏去，道有魔王波旬特來參拜。〔使者云〕理會的。〔做報云〕報的我佛知道，今有魔王波旬特來參拜。〔佛云〕着他過來。〔使者云〕着你過去哩。〔魔王見科〕[22]

所以，劇本的格式裏，對「報科」的內容，有時是全部抄錄的；如果要省略，則用「報住」一詞帶過。究其原由，趙琦美校改中已有將「報住」改「報科」者，王校本蓋從之，全書統一，遂致如此。

又，《守貞節孟母三移》楔子有「孟少哥拜住科」，可以作參證。[23]

20 〔明〕無名氏：《黃眉翁賜福上延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4，頁2a-4a。
21 〔明〕無名氏：《感天地羣仙朝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4，頁2a-5b。
22 〔明〕無名氏：《釋迦佛雙林坐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1b-2a。
23 〔明〕無名氏：《守貞節孟母三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3，頁21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帶云

雜劇劇本，在一曲之後，或帶過一句賓白，稱「帶云」，是一種表演上的提示。王校本不知此「帶云」之意，以爲「帶」字多餘，故大多數情況下刪「帶」字，只標「云」。

如《慶豐年五鬼鬧鍾馗》頭折，【油葫蘆】曲末句之後，「〔帶云〕願神明金鞭指路咱。」【金盞兒】曲末句之後，「〔帶云〕好困人也呵。」[24]

《衆天仙慶賀長生會》第五折【雙調新水令】曲末句之後，正旦（金母）「〔帶云〕雲端頂上，莫不是東華帝君。」[25]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頭折【混江龍】曲末句之後，「〔帶云〕無甚事，我去洞中道堂裏走一遭。」第二折【梁州】曲末句之後，「〔帶云〕可早來到也。道童報復去，道有貧道來了也。」第三折【醉春風】曲末句之後，「〔帶云〕可早來到也。道童報復去，道有貧道來了也。」[26]

故「帶云」者，曲唱後帶過一句賓白之謂。王校本亦有刪而未盡的「帶云」，如《寇子翼定時捉將》，刪和存兩種皆有。[27]

（三）對表演時説白針對的對象誤解而改

例一，《衆神聖慶賀元宵節》第二折【滾綉毬】曲後之科白：「〔鬼力云〕得令！我好漢也走過去，青青紫紫的稟了，着你過去哩。〔正末做見科〕……」王本改「青青紫紫」作「清清楚楚」，原句義甚明，實不必改；又改「着你」爲「着他」，[28]則是誤改。此處的表演，是鬼力稟告完了，然後轉身再對正末説「着你過去」，所以不能改作「他」。

---

24 〔明〕無名氏：《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6a、7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2b、3a。

25 〔明〕無名氏：《衆天仙慶賀長生會》，《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29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0a。

26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9a、24b、43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3b、8b、14b。

27 如《定時捉將》第四折【黃鍾醉花陰】曲後「〔帶云〕報報報喏」，王校本便未改動。〔明〕無名氏：《寇子翼定時捉將》，《孤本元明雜劇》，冊15，頁12b。

28 〔明〕無名氏：《衆神聖慶賀元宵節》，《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8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誤改情況的發生，其實是因爲整理者習慣用閱讀角度去看劇本，只作一個平面來看。而事實上此類劇本原是舞臺演劇的腳本，表演過程中，腳色的站位會發生空間區間的靈活變化。

例二，《衆天仙慶賀長生會》頭折：「〔金童云〕……報的上仙得知，有許飛瓊、董雙成來了也。〔東華仙云〕着他過去。」王校本改「過去」爲「過來」，[29]非。此處東華仙之意，是讓他過去見金母，原不誤。

例三，《祝聖壽萬國來朝》第四折【喬牌兒】、【殿前歡】曲內科介，有多處「贊禮官云」，由贊禮官引導衆腳作興、拜等動作，包括如鞠躬、三舞蹈、跪、山呼、出笏、俯伏、興、拜、平身等。此處原僅三舞蹈、跪、山呼、出笏、俯伏處有「正同衆做三舞蹈科」、「正末同衆齊跪科」、「正末同衆齊云」、「正末同衆做秉牙笏科」、「正同衆做俯伏科」等科介，他處興、拜、平身等未標識正末等的具體科介，王校本逐一增入。[30]按：此類情況，對於演員來說，均知其慣例，而不必如此增補，以致煩瑣。

二、對語詞語源不明而誤改

（一）觔陡色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頭折移山大聖白「自小裡是觔陡色出身」，王校本改作「觔陡腳色」，增一「腳」字，[31]非是。宋元演劇，稱「雜劇色」或「某某色」，此乃王氏以今人習慣用詞改舊文。

（二）地羊肉

《許眞人拔宅飛昇》第二折【集賢賓】曲後道童白：「討幾箇錢，買地羊

29 〔明〕無名氏：《衆天仙慶賀長生會》，《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3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b。

30 〔明〕無名氏：《祝聖壽萬國來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27a-28a；《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11b-12a。

31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4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2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肉喫，倒是養身之法也。」王校本改作「買點羊肉」，[32]誤。按：地羊，犬之別名。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獸之一．狗〉「釋名」云：「齊人名地羊，俗又諱之以龍，稱狗有烏龍、白龍之號。」[33]所以此處所說是狗肉。王氏此改，將狗肉變成了羊肉。

（三）醜叉

《灌口二郎斬健蛟》第三折【紫花兒序】曲文「更有這神兵古怪，醜叉容儀」，王校本改爲「叱咤容儀」。[34]又《漢銚期大戰邳彤》第四折【上小樓】曲文「狀貌堂堂，醜叉容儀」，王校本改爲「叱咤容儀」，「叱咤」後小字夾註「原本誤醜叉」。[35]

按：元曲中有此語。醜叉，醜陋、醜惡之意。《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釋作「醜陋，醜事」。此詞又作醜詫、醜吒。[36]如元秦簡夫《趙禮讓肥》第三折馬武白：「某姓馬名武，字子章，乃鄧州人氏，學成十八般武藝，當年應武舉去來，嫌某形容醜叉，以此上不用某。」[37]

（四）狐貉之地

《守貞節孟母三移》第四折臧倉白：「死罪死罪，倉不義，倉有湯鑊之罪，請置於狐貉之地，惟君死生之。」鈔本原文作「狐貉之地」，王校本「狐」字下有小註：「狐，疑蠻字之訛。」[38]又《須賈大夫誶范叔》雜劇用之於須賈請罪時

32 〔明〕無名氏：《許眞人拔宅飛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9，頁15a；《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5b。

33 〔明〕李時珍編輯：《本草綱目》（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金陵胡承龍原刻、崇禎間〔1628-1644〕攝元堂印本），卷50〈獸之一〉，頁17a。

34 〔明〕無名氏：《灌口二郎斬健蛟》，《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3，頁16b；《孤本元明雜劇》，冊29，頁6a。

35 此劇鈔本題作「漢姚期大戰邳仝雜劇」；本文引此劇，題名皆據王校本。引例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28b；《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10a。

36 岳國鈞主編：《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76。

37 〔元〕秦簡夫：《宜秋山趙禮讓肥雜劇》，〔明〕臧懋循輯校：《元曲選》（浙江吳興：臧氏雕蟲館，約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巳集下，頁16a。

38 〔明〕無名氏：《守貞節孟母三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3，頁39b；《孤本元明雜劇》，冊13，頁14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云：「賈有死罪，請入鼎鑊之中，請置狐貉之地，唯相君命之。」近似。[39]狐貉，同胡貉，典出《漢書．袁盎晁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40]

（五）顯道神

《漢銚期大戰邳彤》頭折【那吒令】曲後張亮云：「一了說的顯道神賣豆腐」，王校本改爲：「一了說的險道人賣豆腐」。底本「險」原作「顯」，後趙氏用墨筆改爲「險」。[41]「顯道神」是古代葬禮中引導的神祇，明代較爲常用，亦作「險道神」。

三、增字校改與不增字的校改

有些劇本，文字間有不通，須做校改。但如何校改才更接近正確含義，則存在不同處理方式。

（一）《衆神聖慶賀元宵節》第一折：「〔外扮文昌帝君上云〕……奉玄帝上勅令……」王校作「玄天上帝」，蓋參上下文而改，亦可。[42]但如此，則須增一字，再倒換二字之序；若視作衍一「上」字，則只須刪一字，作「奉玄帝勅令」即可。

（二）《衆神聖慶賀元宵節》第四折廣濟王白「衆神位上聖久等……」，王本校作「衆神聖位上久等」，[43]即移「聖」字於前，然語甚拗。按：此處實衍「神」字，刪去即通。

（三）《廣成子祝賀齊天壽》頭折殿頭官白：「聖人之德，其仁如天，其治如神。望之如雲，就之如鏡。」趙氏改爲「望之如日，就之如雲」，王校本

39 〔元〕高文秀：《須賈大夫誶范叔雜劇》，〔明〕臧懋循輯校：《元曲選》，庚集下，頁36a。

40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49〈爰盎鼂錯傳第十九〉，頁2284。

41 〔明〕無名氏：《漢銚期大戰邳彤》（漢姚期大戰邳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8a；《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3b。

42 〔明〕無名氏：《衆神聖慶賀元宵節》，《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2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1b。

43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16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7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之。[44]按：本段出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第六十二〉：「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45]故應改「鏡」作「日」。趙改非是。

四、帶方音之詞、同音語氣詞之改動

（一）「咱」改為「者」

原抄本中，語氣詞「咱」，趙琦美校筆，間或改作「者」，王校本則將用於句末表語氣的「咱」全部改作「者」。即原爲口語，王本改成文言句式了。

如《衆神聖慶賀元宵節》第二折【脫布衫】曲前正末白「上聖聽小聖慢慢說一遍咱」，王本校改「咱」作「者」；又第三折【調笑令】曲後西岳白「你說俺五岳神聖試聽咱」，原爲口語式，王本改「咱」作「者」，亦是改成文言式了。[46]

（二）「末」改為「麼」

句尾句中之「末」，義同「麼」，王本統改爲「麼」，但句中則或因其義不顯而漏改。其實不必改。如《祝聖壽萬國來朝》第二折折首單于白有「我着你選揀的馬匹有了末」，此處的「末」，義同「麼」，王本直接校改爲「麼」。又下文奴厮哈白「不知有甚末」，王校本以爲句意未完，故添一「事」字，作「不知有甚末事」。此折類似句有「那顏喚我不知有甚末事」，又或作「不知有何事」，王校或據此例添改。但再下文奴厮哈白有「叫我來有甚末勾當」，高麗頭目白有「我說怎末是海青」，則未改「末」字；而單于白「上等峰駄有了末」，又改作「麼」。[47]

---

44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1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a。

45 〔漢〕戴德：《大戴禮記》（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19年《四部叢刊．經部》影印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卷7，頁2b。

46 〔明〕無名氏：《衆神聖慶賀元宵節》，《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9b、14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b、6a。

47 〔明〕無名氏：《祝聖壽萬國來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9b、10a、11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4b-5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方音詞改為通用詞

1.蓋、盖／皆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頭折【寄生草】曲後白雲仙白「盖因會合仙侶，畧敘片情咱」，王校本改「盖」爲「皆」，改「咱」爲「者」。[48]按：此處「盖」義同「皆」，以方言音通，亦可不改。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第四折首李信甫白「盖因聖主仁慈感應，禎祥累現」，王校本改「盖」爲「皆」；又後文【落梅風】曲前殿頭官白「盖因吾皇聖德有感，以此天神降臨祝賀也。」王校本並改「盖」爲「皆」。[49]

《感天地羣仙朝聖》第三折順天府尹白：「端的是桑麻映日，禾稼連天，穀生雙穗，麥秀二岐，盖因仁君有道，感動上蒼。」【上小樓】曲云：「盖因是明君有道，寬慈仁孝，致令的映日桑麻，禾黍連天，遍野田苗。」以上兩「盖」字，王校本均改爲「皆」。[50]按：皆，方言或讀作「盖（gài）」，故此處乃記其音，用同音字「盖」代替。——然此說未見於辭書。

2.說／設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頭折【後庭花】鍾離夾白：「感蒙仙長說此仙餚」，趙氏已校改「說」字爲「設」，王校本從之。[51]按：「說」南方方言也讀作「設」，如陸貽典鈔本《琵琶記》有「說着圈套」句，「說」即「設」。[52]故二字此處義通。

---

48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1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a。

49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53a、61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7b、20a-b。

50 〔明〕無名氏：《感天地羣仙朝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4，頁24a-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8a。

51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1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b。

52 〔元〕高明編集，斯干軒訂正：《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清康熙十三年〔1674〕陸貽典鈔校本），卷下，頁24b。按：陸貽典鈔校本原不分出，此句出處在錢南揚：《元本琵琶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中被校訂爲第36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起來／去來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第三折藍彩和白「只今就問祖師處借兵起來」，王校本改「起來」爲「去來」。[53]按：南方方言，「去」與「起」同音。

（四）同音義通之字

1.彈／蛋

《賀昇平群仙祝壽》第二折劉海蟾白提及「鷄彈」共四處，王校本均改「彈」作「蛋」。[54]

2.惡哏哏／惡狠狠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第三折【叨叨令】曲文「惡哏哏氣吐三千丈」，王校本改作「惡狠狠」。[55]兩者實通。但《漢銚期大戰邳彤》第二折【金蕉葉】曲文「我見他惡哏哏粧么放黨」，此處「惡哏哏」王校本未改（唯將「粧么放黨」改作「粧模做樣」，詳後）。[56]

3.迭／敵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第三折鬼王大耗白：「雙拳不迭四手」，王校本改「迭」作「敵」。[57]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迭，猶及也。」[58]則原義爲「不及四手」，音同義通，可不改。《守貞節孟母三移》頭折：「常言道能狼怎迭衆犬」，王校本改爲「怎敵」；頭折：「他一箇人怎跌的您四箇」，王校本作

53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35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12b。

54 〔明〕無名氏：《賀昇平群仙祝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14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5a。

55 〔明〕無名氏：《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19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7b。

56 〔明〕無名氏：《漢銚期大戰邳彤》（漢姚期大戰邳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12b；《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5a。

57 〔明〕無名氏：《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20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7b。

58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3版），卷2，頁1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怎敵的」。[59]《漢銚期大戰邳彤》第二折【禿廝兒】曲後邳岩白：「眼見的迭不的他」，王校本改爲「敵不的他」。[60]《唐李靖陰山破虜》第二折【鬼三臺】曲中平章頡利夾白「我迭不過他也」，王校本作「敵」。[61]

4.頗耐／奈／叵耐

《釋迦佛雙林坐化》第一折【寄生草】曲前淨白：「……頗耐黃面如來」，王校本改爲「叵耐」；【賺煞】後淨白：「奈黃面如來無理」，王校本改「奈」作「叵耐」，[62]均非。「奈」本有「奈何」義，原通。

5.勇耀／踴躍／榮耀

《寇子翼定時捉將》第四折【古水仙子】曲文「他他他軍前勇耀」，王校本改爲「踴躍」；同劇第五折【掛玉鈎】曲文「兩下廂施勇耀」，王校本改爲「踴躍」。[63]

《唐李靖陰山破虜》頭折李世勣上場詩：「勇耀奪魁宇宙中」，王校本改爲「勇躍」。第三折房玄齡上場詩：「勇耀威名天地中」，王校本改爲「榮耀」。[64]

6.莽壯／莽撞

《寇子翼定時捉將》第五折【落梅風】曲文「出來的陣前莽壯」，王校本改

---

59 〔明〕無名氏：《守貞節孟母三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3，頁6b、10a；《孤本元明雜劇》，冊13，頁2b、4a。

60 〔明〕無名氏：《漢銚期大戰邳彤》（漢姚期大戰邳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13a；《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5a。

61 〔明〕無名氏：《唐李靖陰山破虜》，《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58，頁12a；《孤本元明雜劇》，冊20，頁6b。按：鈔本此處誤書頡利爲「頡剌」，茲據王校本改。

62 〔明〕無名氏：《釋迦佛雙林坐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7a、9a；《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3b、4a。

63 〔明〕無名氏：《寇子翼定時捉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26b、31b；《孤本元明雜劇》，冊15，頁14a、16b。

64 〔明〕無名氏：《唐李靖陰山破虜》，《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58，頁2b、13a；《孤本元明雜劇》，冊20，頁1b、7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作「莽撞」。[65]

7.弱／若

《十八學士登瀛洲》第一折末：「不若如九重天上建章宮」，王校本改爲「弱」。第二折【粉蝶兒】曲文「更不若唐堯虞舜」，王校本改爲「弱」；同折【鬬鵪鶉】曲文「不若如天宮勝境」，王校本改爲「弱」。第三折【金蕉葉】曲文「不若似天宮洞府」，王校本改爲「弱」。[66]又《存仁心曹彬下江南》第三折【紫花兒序】曲文「不若似連雲棧道」，王校本改爲「弱」。[67]《若耶溪漁樵閑話》第四折正末白「不若會稽山也」，王校本改爲「弱」。[68]

8.其他

《釋迦佛雙林坐化》第一折【後庭花】後淨白：「把這鉢盂，我拿着刺尿，禪杖打狗，也是遺念。」王校本改爲「拉屎」，[69]非是。

同折【賺煞】後淨白：「無屁骨不刺屎，無僚子不撒尿。」王校本改「屁骨」爲「屁股」，「刺」爲「拉」，「僚」爲「屪」；折末淨白：「半空吊下驢僚子來。」王改「僚」作「屪」，改「吊」作「掉」。[70]按：此處均爲同音假借。

五、改稀見詞為常用詞

原有此詞而近代以來或甚少見，王校本或改爲近人熟悉之詞；或其說於理似

65 〔明〕無名氏：《寇子翼定時捉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30a；《孤本元明雜劇》，冊15，頁15b。

66 〔明〕無名氏：《十八學士登瀛洲》，《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58，頁5b、9a、10b、16b；《孤本元明雜劇》，冊19，頁2b、4a-b、7a。

67 〔明〕無名氏：《存仁心曹彬下江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0，頁16a；《孤本元明雜劇》，冊21，頁9a。

68 〔明〕無名氏：《若耶溪漁樵閑話》，《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6，頁24b；《孤本元明雜劇》，冊25，頁11a。

69 〔明〕無名氏：《釋迦佛雙林坐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8a；《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3b。

70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9a、10a；《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4a、4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乎不甚通，但時人習慣用之、通曉其義，則可視爲約定俗成，不必改，而王本作了校改。

（一）《衆神聖慶賀元宵節》第三折【禿廝兒】曲文「仙音一派聲匀巧」，王本改「聲匀」作「聲韵」。[71]按：作「聲匀」、「聲韵」，義同可通。如唐顏眞卿（708-785）《顏魯公文集》卷六〈華蓋山王郭二眞君壇碑銘〉，銘文內有「仙樂聲匀」句，[72]故不必改。

（二）《祝聖壽金母獻蟠桃》第二折【賀新郎】曲中夾白「誰聽你迷言迷語」，王本校改作「謎言謎語」。[73]實不必改。

（三）《爭玉板八仙過滄海》楔子正末白：「兀那東海龍王你聽者，你聞早獻出玉板來，萬事罷論。」下再以言語威脅後，又云：「你聞早獻出玉板來者！」以上兩處「聞早」，趙校均改作「及早」，王校本從之。[74]按：「聞早」義同「及早」，係唐宋時習慣用語。唐霍總〈採蓮女〉詩：「舟中採蓮女，兩兩催妝梳。聞早渡江去，日高來起居。」[75]宋何士信輯《群英草堂詩餘後集》卷上，李漢老【女冠子】詞下闋：「見畫燭影 ，神仙無數。引人魂似醉，不如聞早、步月歸去。」[76]故原可不改。

（四）《慶冬至共享太平宴》頭折沖末諸葛亮上場詩：「只因先主春秋訪，用盡心中智術謀。」原抄本中，諸葛亮稱劉備均稱「先主」，王校本將「先主」統改爲「主公」，[77]當因「先主」爲劉備死後所稱。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

71 〔明〕無名氏：《衆神聖慶賀元宵節》，《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14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6a。

72 〔唐〕顏眞卿：〈華蓋山王郭二眞君壇碑銘〉，〔清〕黃本驥補輯：《顏魯公文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知敬學齋藏板《三長物齋叢書》刊本），卷6，頁20a。

73 〔明〕無名氏：《祝聖壽金母獻蟠桃》，《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11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b。

74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27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10a。

75 〔唐〕霍總：〈採蓮女〉，〔清〕彭定求等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8冊，卷597，頁6911。

76 〔宋〕何士信輯：《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22年《四部叢刊．集部》影印杭州葉氏藏明刊本），後集卷上，頁5b。

77 〔明〕無名氏：《慶冬至共享太平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1a；《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1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78]故此一稱呼自陳壽時已經使用，後人多據此爲習慣之稱。明人亦然。故此處雖係誤稱，但已經廣爲接受，不必代改。

（五）《廣成子祝賀齊天壽》頭折玄眞仙白「可赴朝綱，展經綸之手」，趙氏校改作「朝廷」，王校本從之。[79]《黃眉翁賜福上延年》第二折【採茶歌】曲文「大人你到朝綱，見君王，親身啓奏表衷腸。」鈔本與王校本皆一仍其舊。[80]《漢詞大詞典》裏，一義爲「朝廷的綱紀」，二義爲「朝廷」（用例爲《長生殿．疑讖》：「把一箇朝綱，看看弄得不成模樣了。」）。[81]則《廣成子》「可赴朝綱，展經綸之手」，趙氏校改作「朝廷」，實是不必改。

（六）《漢銚期大戰邳彤》第二折【金蕉葉】曲文「我見他惡哏哏粧么放黨」，王校本改爲「粧模做樣」。[82]「粧么放黨」，此語又見《楊氏女殺狗勸夫》、《狗咬呂洞賓》雜劇。[83]陸澹安《戲曲詞語匯釋》將「放黨」釋作「結黨」，[84]非。許少峰編《簡明漢語俗語詞典》釋作「裝腔作勢，放縱恣肆」。[85]不必改。

（七）《寇子翼定時捉將》第五折【川撥棹】曲文「你則要犯商量」，王校本改爲「費商量」。[86]

（八）《認金梳孤兒尋母》第三折淨陳都知白「一了拿賊見贓」，王校本「一了」下小註：「疑是『亦要』二字之誤。」[87]按：「一了」，陸澹安《戲曲

78 〔晉〕陳壽，〔宋〕裴松之注，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頁912。

79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13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5a。

80 〔明〕無名氏：《黃眉翁賜福上延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4，頁10b。

81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卷6下，頁1326。

82 〔明〕無名氏：《漢銚期大戰邳彤》（漢姚期大戰邳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12b；《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5a。

83 〔元〕無名氏《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楔子【仙呂賞花時】曲中孫大夾白云：「你是我的兄弟，你敢粧么放黨，不伏我打哩。」見〔明〕臧懋循輯校：《元曲選》，甲集下，頁3b-4a。清葉承宗《狗咬呂洞賓雜劇》楔子【么篇】云：「尚兀自粧么放黨，敢辱抹煞俺呂純陽。」此劇存清順治間葉氏友聲堂刊本，收入鄭振鐸輯：《清人雜劇二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彙刊影印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長樂鄭氏輯印本），頁73。

84 陸澹安編著：《戲曲詞語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54。

85 許少峰編：《簡明漢語俗語詞典》（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頁716-717。

86 〔明〕無名氏：《寇子翼定時捉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30a；《孤本元明雜劇》，冊15，頁16a。

87 〔明〕無名氏：《認金梳孤兒尋母》，《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7，頁26a；《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詞語匯釋》釋作「一向」；[88]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一了，猶云向來或本來也。」[89]

（九）又《認金梳》第四折「徹下我這老業人」，王校本改作「老年人」。[90]《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老業人，老年人自稱。」[91]

六、某些詞屬異寫，雖今天不常用，卻是當時常用之詞

「根前」，王校本均按民國時的習慣用法，全部改爲「跟前」。

「子童」，王本通本均改作「梓童」。按明清小說戲曲內多用此詞，今《漢語大詞典》已經作爲詞條收錄，故可不改。[92]

《賀萬壽五龍朝聖》第四折福星白「今因紫府神仙大辰」，王校本改「大辰」作「誕」。[93]

《降丹墀三聖慶長生》第一折沖末白「報伏吾神知道」。「報伏」，脈望館鈔本雜劇中，或作「報復」、「報覆」，義同。趙琦美對各本作校讀時，多校改作「報復」，但亦有漏改者（如此本趙氏未改）；王本則統改爲「報復」。[94]此爲明人習慣用詞，今則不須改。

又，「收伏」改「收復」。《寇子翼定時捉將》第三折王常白「未曾收伏里」，王校本改作「未曾收復哩」；第四折劉文叔白「巡河北收伏州縣」，王校本改爲「收復」。[95]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頭折【寄生草】曲後鍾離白「群仙唱飲，賞翫名

本元明雜劇》，冊23，頁10b。

88 陸澹安編著：《戲曲詞語匯釋》，頁1。

89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3，頁409。

90 〔明〕無名氏：《認金梳孤兒尋母》，《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7，頁29a；《孤本元明雜劇》，冊23，頁11b-12a。

91 岳國鈞主編：《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頁544。

92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1993年），卷4，頁173。

93 〔明〕無名氏：《賀萬壽五龍朝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49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7a。

94 〔明〕無名氏：《降丹墀三聖慶長生》，《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1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1a。

95 〔明〕無名氏：《寇子翼定時捉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19a、33a；《孤本元明雜劇》，冊15，頁10a、17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王校本改「唱」作「暢」。[96]按：兩字此處可通，「暢飲」也寫作「唱飲」。如宋吳潛（1195-1262）【秋夜雨】〈和韻劉制幾立秋夜觀月喜雨〉詞有「且唱飲劉郎一闋」句；[97]元施惠《拜月亭記》卷之一第二十二折【鮑老催】曲文亦有「高歌唱飲展放眉，開懷醉了還重醉」。[98]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頭折諸葛亮白：

黃忠、趙雲，你二將且各守信地。

簡雍、鞏固，你二將且守信地。

糜竺、糜芳，你二將且守信地。

第二折關末白有「某但常想念，未敢擅離信地」；第三折關末白有「謹守信地，不能相會」；第四折關末白也有「常思主公，未敢擅離信地」；以上王校《孤本元明雜劇》，全書凡「信地」均改作「汛地」。[99]

按：《漢語大詞典》釋「信地」云：「軍隊駐扎和管轄的地區。」例如元無名氏《馮玉蘭》雜劇第四折：「這黃蘆蕩就是屠世雄時常屯扎的信地，因此不曾另撥巡視的官。」明沈德符《野獲編．刑部．冤獄》：「指揮張國維奉兵部令司游徼，而信地內盜戕國戚，懼且受譴，馳往求盜不得。」[100]又釋「汛地」謂：「明清時代稱軍隊駐防地段。」其例如《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報仇》：「或是汛地盜賊生發，差撥去捕獲；或者別處地方有警，調遣去出征。」《明史．劉宗周傳》：「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清孔尚任《桃花扇．投轅》：「適在汛地捉了一個面生可疑之人。」[101]故兩詞並存，不必改。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第二折關末下場詩：「弟兄情恩意難消」，王校本改「恩意」爲「恩義」。[102]《漢語大詞典》釋「恩意」云：「情意，恩情。《儀

96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0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a。

97 〔宋〕吳潛：【秋夜雨】〈和韻劉制幾立秋夜觀月喜雨〉詞，見〔宋〕梅應發等：《開慶四明續志卷》（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76號影印清咸豐四年〔1854〕刊本），卷12，頁12b。

98 〔元〕施惠：《重訂拜月亭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明世德堂刊本），第22折〈興福釋隆〉，頁35b-36a。

99 〔明〕無名氏：《慶冬至共享太平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10a-b、13a、21b、27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4a、5a、8a、10a。

100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卷1下，頁1417。

101 同前註，卷5下，頁936。

102 〔明〕無名氏：《慶冬至共享太平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1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禮·聘禮》『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漢鄭玄注：『《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唐韓愈〈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明宋濂〈《東軒集》序〉：『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103]故不必改。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第二折于覆下場詩：「今說周瑜也無賽，我看他生的古怪。覷他似箇夾腦風，原來是箇眞腦大。」王校本改「腦大」爲「腦袋」。[104]按：《漢語大字典》「大」一讀dài，例有「山大王」、「大夫」；又謂同「代」（列「世代」、「代替」二義），[105]而不知還通「袋」，《漢語大詞典》等辭書均失收「腦大」一詞。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第二折末楊國忠、常風下場詩：「大腦戴常風發傻，買爛肉大家都嚷」、「我平生一世腦戴，拜神天則要爲官」，王校本改「戴」作「袋」。[106]按：字書未收「腦戴」作詞條。明繆希雍《先醒齋廣筆記》卷三〈腦漏〉云：「膽爲春升少陽之氣，與厥陰爲表裏，而上屬於腦戴。」[107]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一〈天部·雹〉云：「故鄉人夏日赴田工作者，必攜小綿襖，人問之，曰：看硬頭貨下來，腦戴喫不住。」[108]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第二折【隔尾】後白文：「〔城隍云〕……尊神說一遍，小聖是聽咱。〔正末云〕尊神是聽，小聖說一遍咱。」趙氏校改兩「是」爲「試」；王校復改「咱」爲「者」。[109]脈望館舊藏抄本，多有用「是」代「試」之處，實可視爲同音借假。

《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7a。

103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卷7上，頁498。

104 〔明〕無名氏：《慶冬至共享太平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21a；《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7b。

105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崇文書局，2010年第2版），冊1，頁563。

106 〔明〕無名氏：《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15a-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5b-6a。

107 〔明〕繆希雍：《先醒齋廣筆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775冊影印清抄本），卷3〈雜症·腦漏〉，頁54b-55a，總頁247。

108 〔清〕李光庭，吳繼昌點校：《鄉言解頤》（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9。

109 〔明〕無名氏：《慶千秋金母賀延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8a；《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3a-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寶光殿天眞祝萬壽》頭折白玉蟾白「十二峯頭散袒」，《存仁心曹彬下江南》第三折馮諡上場詩有云「終朝任散袒」，王本均改作「散澹」，[110]不必改。如宋曹勛（1098-1174）《松隱文集》卷四十【阮郎歸】第二首有「煙霞一任着衣巾，朝中散袒人」句，[111]元楊朝英輯《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一楊澹齋【叨叨令】〈嘆世〉有「不如逍遙散袒茅菴住」句，[112]明張祿輯《詞林摘豔》乙集【正宮錦亭樂】〈漁隱〉小令第四首有「我且逍遥散袒」句，[113]可以爲證。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第三折【上小樓】曲云：「多謝你便登山渡水，到俺這荒山之內，受了些鞍馬驅勞。」又《存仁心曹彬下江南》第二折【紅綉鞋】曲文「也不是夜眠遲坐立軀勞」，王校本改「驅勞」、「軀勞」作「劬勞」。[114]按：《漢語大詞典》釋「驅勞」云：「奔走辛勞。」[115]故可以不改。明鄭之珍撰《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卷中【八聲甘州】曲云：「弟兄慕道，縱是關山迢遞，敢憚驅勞。」[116]又【懶畫眉】曲云：「一心心要去謁牟尼，敢憚驅勞半路回。」[117]元李壽卿《說鱄諸伍員吹簫》第四折【雙調新水令】有「困紅塵十載受驅勞，常記得走樊城那時年少。」[118]均可爲證。

110 〔明〕無名氏：《寶光殿天眞祝萬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7，頁2a；《孤本元明雜劇》，冊29，頁1a。〔明〕無名氏：《存仁心曹彬下江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0，頁15a；《孤本元明雜劇》，冊21，頁8b。

111 〔宋〕曹勛：【阮郎歸】之二，《松隱文集》（上海：吳興劉氏嘉業堂，1920年《嘉業堂叢書．集部》刊本），卷40〈樂府句〉，頁11b。

112 〔元〕楊澹齋：【正宮．叨叨令】〈嘆世〉小令，收入〔元〕楊朝英集：《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四部叢刊．集部》影印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元刊本），卷之1〈小令一．正宮類〉，頁6b。

113 〔明〕無名氏：【正宮錦亭樂】〈漁隱〉，收入〔明〕張祿輯：《詞林摘豔》（上海：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頁220。

114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46b-47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5b。〔明〕無名氏：《存仁心曹彬下江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0，頁11a；《孤本元明雜劇》，冊21，頁6b。

115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卷12上，頁876。

116 〔明〕鄭之珍撰：《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明萬曆十年〔1582〕高石山房刻本），卷之中〈十友行路〉，頁3a。

117 同前註，卷之中〈過寒冰池〉，頁83a。

118 〔元〕李壽卿：《說鱄諸伍員吹簫雜劇》，見〔明〕臧懋循輯校：《元曲選》，丁集下，第4折，頁38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過度改訂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第四折周勃白「小官正在宅中裏閑坐」，趙氏校改作「小官正在私宅中閑坐」。按：上文陳平白有「小官正在私宅閑坐」，當其所據。[119]筆者詢之同事吳吉煌老師，曰：「《廣韻》、《龍龕手鑑》等均云：『裏，中裏也。』[120]唐以後的語言中『中裏』聯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僅就語言使用的習慣和規律，無法斷定『宅中裏』的表達是錯誤的。」故保持原貌亦可。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第四折中嶽白「恭惟聖主天性大孝，注意仁慈」，王校本改「注意」爲「德意」，[121]非。「注意」，「注」通「主」，即「主意」。

《守貞節孟母三移》頭折齊檀子定場詩第二句「強兵富貴盛淄川」，王校本改爲作「強兵富國盛淄川」。據前後句「四塞平寧用寶賢」、「文韜凜冽山河壯，武畧英雄社稷堅」，[122]依句法，改誤。

《守貞節孟母三移》第四折【德勝令】曲文「議的是《毛詩》《周易》經」，王校本改爲「誦的是……」，[123]「議」字亦通。

《漢銚期大戰邳彤》頭折鄧禹上場詩：「深讀呂望六韜書」，王校本改爲「深通」，[124]不必改。

第二折【禿廝兒】曲文「量你這無端草寇難抵當」，王校本改爲「無徒草寇」；「無端草寇」並出現於後文第五折【駐馬聽】曲文「我將那無端草寇生擒

119 〔明〕無名氏：《慶千秋金母賀延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15a、14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6a、5b。

120 〔宋〕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影印清張士俊澤存堂刊本），卷3〈止第六〉，10b，總頁252；〔遼〕釋行均：《龍龕手鑑》（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34年《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嘉興府刊本），卷1，頁36a。

121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62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20b。

122 〔明〕無名氏：《守貞節孟母三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3，頁1a；《孤本元明雜劇》，冊13，頁1a。

123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3，頁38a；《孤本元明雜劇》，冊13，頁13b。

124 〔明〕無名氏：《漢銚期大戰邳彤》（漢姚期大戰邳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4a；《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2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住」，王校本未改。[125]「無徒」，陸澹安《戲曲詞語匯釋》解釋爲「無賴」。[126]

第三折【倘秀才】曲文「三鼕鼓相持戰討」，王校本改「鼕」作「通」。[127]按：「三鼕鼓」、「鼓三鼕」等常見於戲曲小說中，不必改。

《十八學士登瀛洲》第一折房玄齡白「方今改元貞觀之年」，王校本改爲「貞觀元年」，前有改元，可不加元年；第二折首：「時遇貞觀之年」，王校本改作「貞觀元年」。[128]

《十八學士登瀛洲》第一折【混江龍】曲文「俺主公法正施仁弘道德」，王校本將「法正」改作「發政」。[129]「法正」爲勝，亦可與後「施仁」對仗。

八、誤添字、誤校字、誤刪字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第三折【普天樂】曲中淨腳夾白：「我這其間山後棹一箇大驢駒蠓蚩，駕一陣清風……」，王校本改「棹」爲「掉」。[130]按此處「棹」與「駕」相對，棹本義爲划船之划，亦即同駕船之駕，故不可改爲「掉」。

《釋迦佛雙林坐化》第二折密跡金剛白：「吾神乃親伏怨魔誓爲力士金剛密跡是也。」[131]此名見《諸天傳》，爲二十尊天之一，[132]原不誤。王校本改「怨魔」爲「妖魔」，[133]非是。又同折登場諸天有「醯首羅天」，王校本補一字作「摩醯首羅天」，但底本此處三次用之，均無此字，故不從。又同折大梵白「俺

125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13a、32b；《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5a、11b。

126 陸澹安編著：《戲曲詞語匯釋》，頁442。

127 〔明〕無名氏：《漢銚期大戰邳彤》（漢姚期大戰邳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7，頁16b；《孤本元明雜劇》，冊14，頁6a。

128 〔明〕無名氏：《十八學士登瀛洲》，《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58，頁1a、5b；《孤本元明雜劇》，冊19，頁1a、3a。

129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58，頁2a；《孤本元明雜劇》，冊19，頁1b。

130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45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5a。

131 〔明〕無名氏：《釋迦佛雙林坐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13a。

132 〔宋〕釋行霆：《重編諸天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卍續藏經》第150冊影印日本明治三十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藏經書院刊本），卷1，頁254。

133 〔明〕無名氏：《釋迦佛雙林坐化》，《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5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諸天便知入涅」，王校本改「涅」爲「滅」，非是。[134]

《女姑姑說法陞堂記》第二折【調笑令】曲文「俺也是蹅踏您那大院深宅」，王校本改作「踏踏」。[135]《宋大將岳飛精忠》頭折兀朮下場詩：「軍馬蹅損淮陽地」，王校本改爲「踏」。[136]「蹅」，曾良《明清小說俗字研究》證是「跶」的異寫，[137]然此處爲「踩，踐踏」意，則其說亦非是。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頭折太乙眞人白有「直符便索下方問於本境城隍走一遭去」、「直符便索下方見本境城隍去也」，王校本此處均增一「往」字，作「往下方」。[138]然兩處均無此字，恐非脫文，而原可通，故不必增字。

同劇第二折【尾聲】曲云：「奉眞人法令學，會西池將仙母邀。」按：學同斆（xiào），教也。趙氏改作「檄」（xí），王校本從之，[139]失韻，不從。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頭折風后白「賞必當功，罰必當罪」，王校本誤植「功」作「來」。[140]

《寶光殿天眞祝萬壽》第二折【紅繡鞋】曲文「你着我接待時，又不曾會前期」，王校本改「接」作「按」，或是誤植。[141]

《祝聖壽金母獻蟠桃》頭折【混江龍】曲首句「趁着這曉風雲靜」，王校本中「雲靜」均校改作「雲淨」，[142]實不誤。如五代李中（約920-974）〈江邊吟〉詩有「雲靜高空月又明」句，[143]宋曹勛〈題錢參政東巖〉詩有「四圍列岫飛

134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14b、16b；《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6a、6b。

135 〔明〕無名氏：《女姑姑說法陞堂記》，《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5，頁17a-b；《孤本元明雜劇》，冊23，頁6b。

136 〔明〕無名氏：《宋大將岳飛精忠》，《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1，頁4a；《孤本元明雜劇》，冊24，頁2a。

137 曾良：《明清小說俗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406-407。

138 〔明〕無名氏：《慶千秋金母賀延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4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2a。

139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9a；《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3b。

140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2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b。

141 〔明〕無名氏：《寶光殿天眞祝萬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7，頁20a；《孤本元明雜劇》，冊29，頁7a。

142 〔明〕無名氏：《祝聖壽金母獻蟠桃》，《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8，頁3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1b。

143 〔五代〕李中：《碧雲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22年《四部叢刊．集部》影印上元鄧氏羣碧樓藏宋刊本），上卷，頁9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雲靜，十里平湖碧照寬」句。[144]故可稱「雲」爲「靜」，而非必以爲雲本移動，不得用「靜」，而改作「淨」。

《祝聖壽萬國來朝》第二折中，有「海青」，也稱「海東青」。【粉蝶兒】曲有「收的這海東青一連爲貴」句；此後白文中另有一例，稱「海東青」。但此前及此後各處均作「海青」，故可以「海青」作爲省稱。王校本將此後大部分白文中的「海青」改爲「海東青」，[145]非是。

《祝聖壽萬國來朝》第二折國王白「端的是靈禽異像」，王校本改爲「異鳥」，不必。蓋前文固然用了「乃靈禽異鳥」，[146]而此處則是換一說法。

《賀萬壽五龍朝聖》頭折【尾聲】曲文「我如今心忙也懶聽」，王校本改「懶」爲「願」，[147]或是排字者誤植。

《賀昇平群仙祝壽》第三折虎精白「我們敢要學調鬼則耍子」，趙氏刪「則」，王校本從之，非是。[148]此處「則耍子」同「作耍子」，此字不可缺。

《賀昇平群仙祝壽》第三折「是聽」（二次）、「是麼」（三次），趙氏均改「試」、「甚」。[149]按：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對「是」同「試」、同「甚」均有引例；[150]《漢語大字典》據張相書引例作爲第十五義項（同「試」）與第十六義項（同「甚（什）」；什麼；怎麼）、第十七義項（同「甚」；極，很）；其「極，很」義，取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六「姐姐爲人是稔色」爲例。[151]

又同劇第四折，張果老科白中三度提及「愚鼓簡子」，王校本均改「愚鼓」

144 〔宋〕曹勛：〈題錢參政東巖〉，《松隱文集》，卷12〈律詩．七言〉，頁5b。

145 〔明〕無名氏：《祝聖壽萬國來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2a、12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5a-6a。另如冊79之6a「令人收拾海青者」，6b「海青肉世間少有」，10b「二人架海青紅籠子同上」，「海青一連」未改。

146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2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5b。

147 〔明〕無名氏：《賀萬壽五龍朝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14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5b。

148 〔明〕無名氏：《賀昇平群仙祝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24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8b。

149 【倘秀才】前「吾神是聽」，【呆骨朵】後「你說我是聽咱」；【脫布衫】前柳樹精云「你要做是麼」，【小梁州】前後「吾神將是麼去也」、「怕做是麼」。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26a-28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9a-b。

150 見該書釋「是」之（二）、（三）條。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1，頁12-15。

151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冊3，頁16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漁鼓」，[152]非是。

《寶光殿天眞祝萬壽》第三折心猿白：「他施逞手策，驅將天神來……」，王校本漏排「施」字。[153]

《釋迦佛雙林坐化》第一折淨白「胡說亂道，歪謅拔扯」，王校本改爲「白扯」，[154]不必改。

同劇第二折密跡金剛白：「道有密跡金剛、堅牢地神、菩提樹神來了也咱。」王校本多改「咱」作「者」，此處則並刪「咱」字，[155]不可。

《衆天仙慶賀長生會》第四折【調笑令】曲中凌波夾白：「瑤池會上，西池金母獻蟠桃。到至日，少不的各顯神通妙術也。」繼而正旦續唱：「更那堪西池金母蟠桃注，東華仙闡教虛無。」王校本改「蟠桃注」爲「蟠桃熟」，並附夾注：「熟原作注。」[156]按：此處及下文均敘衆仙人「各顯神通」，則僅稱「蟠桃熟」，並非「神通」，則此改亦未安。

同折末福星下場詩有「現南極萬年永壽」句，王校本改「現」爲「祝」，[157]不從；若改，當作「獻」。

《賀萬壽五龍朝聖》頭折巨風大聖、蛤蟆大夫下場詩末句各作：

放心也，保華夷萬載堅牢。

放心也，整齊饗他一頓飽。

以上兩句，趙氏均塗去「放心也」三字，王校本從之，[158]實不可塗去。

又，同劇楔子內都水先鋒下場詩：「放心也，穩情取箇箇擒縛。」趙氏塗去「放心也」三字，王校本從之。又第三折癩頭大聖下場詩：「放心，丟了命還變

152 〔明〕無名氏：《賀昇平群仙祝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32a-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1a。

153 〔明〕無名氏：《寶光殿天眞祝萬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7，頁25a；《孤本元明雜劇》，冊29，頁9a。

154 〔明〕無名氏：《釋迦佛雙林坐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6b；《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3a。

155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8，頁13b；《孤本元明雜劇》，冊27，頁5b。

156 〔明〕無名氏：《衆天仙慶賀長生會》，《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25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9a。

157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26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9b。

158 〔明〕無名氏：《賀萬壽五龍朝聖》，《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15b、16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5b-6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泥鰍。」趙塗去「放心」二字，王校本從之。[159]此爲詩句前襯字，不必刪。

《衆天仙慶賀長生會》第二折蓼花先生上場詩「則我是賣嘴虛頭說謊精」，趙氏塗去「則我是」三字。蓋此類詩句內之附加字，趙氏多刪去，王校本從之。[160]

《女姑姑說法陞堂記》頭折【遊四門】曲文「他那裡膝行肘步哀告咱」，王校本改爲「者」。[161]此雖以校例改，但此套押家麻，不應改。

九、原通之詞，誤改而不成詞，或致含義改變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第二折【上小樓】馬超夾白「滅曹操斥然重足」，王校改爲「趼然」。[162]按：《漢語大詞典》釋「斥然」云：「公然斥責貌。漢賈誼《新書．階級》：『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163]趼然，無此詞條。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頭折【混江龍】曲中藍彩和夾白：「我又想這塵寰之人，可也有貧富不等，富又人趨貧又笑，不知那一個快活阿剌雞。」王校本作「富也人趨貧也笑」。[164]按：非。「又」通「有」，當作「富有人趨貧有笑」。

又同折【鵲踏枝】曲文「果然是萬花中惟此奪尊」，王校本改「奪」爲「特」。[165]按：原文實強調「奪得」，而非指其「特別」，不可改。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第三折「千潯之勢」，涉及水深的「潯」字，王校本均改爲「尋」。[166]筆者校勘時，初亦從之，後查《漢語大字典》，「潯」字第五

159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39b、42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3b、14b。

160 〔明〕無名氏：《衆天仙慶賀長生會》，《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1，頁7a；《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3a。

161 〔明〕無名氏：《女姑姑說法陞堂記》，《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5，頁11a；《孤本元明雜劇》，冊23，頁4b。

162 〔明〕無名氏：《慶冬至共享太平宴》，《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17a；《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6b。

163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卷6下，頁1054。

164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7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3a。

165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0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a。

166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35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12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項云：「量詞。海洋測量中計量水深的專用單位『海尋』的舊稱。」[167]《漢語大詞典》「潯」字第五義項云：「量詞。海洋測量中計量水深的專用單位。一潯等於1.852米。」[168]則此字原不誤，不可改。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頭折，有以下各例：

他兩箇正在後面打鵲兒耍則。（趙氏未改）

看了今日上聖不在，則怕我們弟兄來看我，閑笑一會耍則。[169]（趙氏改「則」爲「子」）

又第二折內：

我們去相府裏去，必然耍則。（趙氏改「則」爲「子」）

買肉鮓喫耍則，走一遭去。[170]（趙氏未改）

第三折【脫布衫】曲後：

眾弟兄一齊上手，打他耍則。[171]（趙氏改「則」爲「子」）

以上，趙氏或改「耍則」作「耍子」，而未改盡；王校本則一併改爲「耍子」。

《祝聖壽萬國來朝》第二折「你看國國的兩箇眼兒」，王校本改作「圓圓」，[172]非是。國國，同鼓鼓，凸出狀。

《祝聖壽萬國來朝》第三折樊噲上場詩「慣中披袍大丈夫」，王校改作「擐甲披袍」。[173]改「中」爲「甲」，誠是；但「慣」字不必改。「慣甲」一詞亦習見者，如唐釋慧琳（737-820）《一切經音義》卷第八十八「慣甲：關患反。衣甲也。或作擐，著甲也。」[174]元刊本《博望燒屯》第二折【四塊玉】云：「呼趙雲休停住，你與我慣甲被袍統征夫，快與我橫槍跨馬爲前部。」[175]故「慣甲」，

167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冊3，頁1874。

168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卷6上，頁146。

169 〔明〕無名氏：《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4b、5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2a。

170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10a、15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a、5b。

171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20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7b。

172 〔明〕無名氏：《祝聖壽萬國來朝》，《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2a；《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5b。

173 同前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9b；《孤本元明雜劇》，冊32，頁8a。

174 〔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197冊影印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享三年〔1738-1746〕獅谷白蓮社刻本），卷88，頁13b，總頁536。

175 〔元〕無名氏：《新刊關目諸葛亮博望燒屯》，收入《元刊雜劇三十種》（北京：商務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作「貫甲」，同「擐甲」，義通。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第二折張伯循白有「這箇鍾馗，文才貫世」，楊國忠下場詩有「我並無貫世文才」，第三折殿頭官白有「此人文章貫世」，王校本改「貫」爲「冠」。[176]按二字可通，不必改。如《南齊書》卷一〈本紀第一・高帝〉：「公按劍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177]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第二折首摩揭白：「俺這東海中連着三島，東接着扶桑。有千般之水，獸滾滾湧萬里雲濤；現萬種毒虬，白茫茫起千尋雪浪。」王校本刪後一「東」字，又改對句作「有千般怪獸，水滾滾……。」[178]按：均可不改。（千尋，王校本改作「千尋」，非是，參前文。）

《紫微宮慶賀長春壽》第二折金母上場詩：「此心常共白雲飛」，王校本誤排「飛」作「孩」。[179]

十、為防止演員誤讀而用的字

內府所抄劇本，原供演員表演時所用。遇到多音字時，怕演員讀錯，多用另一同音字替代。但所用之字，反覆出現，則似乎也已經約定俗成，故可以不改。

《賀昇平群仙祝壽》第二折陳摶白「數酌殘碁」，趙氏旁改「酌」爲「着」。王校本對各本原用作「着棋」之「酌」，統改之。[180]《廣成子祝賀齊天壽》第二折【梁州】曲文「每日加棊談數酌」，王校本改作「棋彈數着」。[181]按：「談」不得改「彈」，猶「手談」也。以上改「酌」作「着」，以義而論，良是。蓋原抄者用於藝人表演，「着」字有數音，易生混淆，故多抄作「酌」，

書館，1958年《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元明間刊本），無頁碼，見該劇頁7。

176 〔明〕無名氏：《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10b、15a、16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4a、5b、6a。

177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1，頁16。

178 〔明〕無名氏：《爭玉板八仙過滄海》，《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79，頁13b；《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5a。

179 〔明〕無名氏：《紫微宮慶賀長春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0，頁8a；《孤本元明雜劇》，冊30，頁3b。

180 〔明〕無名氏：《賀昇平群仙祝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2，頁16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6a。

181 〔明〕無名氏：《廣成子祝賀齊天壽》，《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83，頁24a-b；《孤本元明雜劇》，冊31，頁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記音「zhuó」也。脈望館抄本裡「着棋」之「着」，多用「酌」，即以此。

十一、鈔改史料

《守貞節孟母三移》第三折【醉春風】曲後科白有：「〔正旦云〕孟軻，學所至矣？〔孟軻云〕母親，您孩兒學而未至以自若也。」王校本改爲：「〔正旦云〕孟軻，學所至何如矣？〔孟軻云〕母親，您孩兒學而未至。仍自若也。」[182]事在劉向《列女傳》：「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183]能通，不須改動。

《宋大將岳飛精忠》頭折李綱白：「某言遣宰相當征，親王不當征，與宰執議不合，小官求去，遂罷官。」王校本改爲「某言道……」。[184]《宋史．李綱列傳》：「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185]不應改。

同劇頭折秦檜白：「我見了聖人，則言殺番人監己者，奔舟而來」，王校本改爲「……奔走而來」。[186]《宋史．姦臣三．秦檜》：「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187]不應改。

以上所列十一類，其中分類或有重合者，僅舉其大略而已。

校勘古籍，看似容易，實則艱難。我們今天擁有衆多的專業工具書，可以隨時做數據檢索，檢索相應詞條、詞例，以作驗證，這是那個時代的學者所無法想像的。更何況當時乃是抗戰最爲艱難的時刻，張、王二人均已年逾古稀，多次患

182 〔明〕無名氏：《守貞節孟母三移》，《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43，頁24b；《孤本元明雜劇》，冊13，頁9a。

183 〔漢〕劉向，〔清〕王照圓補注：《列女傳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515冊清嘉慶刻後印本），卷1〈母儀．鄒孟軻母〉，頁17b，總頁972。

184 〔明〕無名氏：《宋大將岳飛精忠》，《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1，頁5a；《孤本元明雜劇》，冊24，頁2a。

185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58，頁11244。

186 〔明〕無名氏：《宋大將岳飛精忠》，《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冊61，頁6a；《孤本元明雜劇》，冊24，頁2b。

187 〔元〕脫脫等：《宋史》，卷473，頁137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病入院，於病床上仍校讀清樣，寫信討論，在數年間，完成這一百四十餘種雜劇的校勘，以最快時間將這批稀見孤本文獻公諸於世，嘉惠學林，澤被後世。所以本文雖屬「挑剌」，亦是借此表達對這兩位前輩的景仰之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校勘斟議
——兼議戲曲文獻的校勘整理

黃仕忠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戲曲文獻的整理，從戲曲劇本被刊印之時就已經開始了。這種演劇文本元明兩代經過不斷刻印，其體式也經歷著變化，到晚明已經逐漸轉化爲閱讀文本。但也正是在這種向閱讀文本轉化的過程中，文本經受了出版人的修訂校改，其中以臧氏《元曲選》爲甚。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從清末民初暖紅室刻本到吳梅《奢摩他室曲叢》，學者以現代學術觀念整理戲曲文獻，亦多存提升其文學性與閱讀價值之念頭，或導致改訂逾度。王季烈於一九三九年，受張元濟委託整理《孤本元明雜劇》一百四十四種，一九四一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代表了當時戲曲文獻整理的最高水準，嘉惠後學甚多，亦令人心存感激。但以今日古籍整理的範式與要求作審察，則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今取其中若干劇本爲例，收羅其中存在的問題，大略分作十一類，以作討論。這表明戲曲文獻整理相關的理念與範式，有一個漸進的變化過程，我們希望通過對王季烈校勘本的斟議，來認識戲曲文獻校勘方式所存在的變遷，並對今後的俗文學文獻整理提供參考。

關鍵字：王季烈　《孤本元明雜劇》　戲曲文獻　戲曲劇本　古籍校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Discussion of the Collation of Wang Jilie's *Sole Copies of Yuan and Ming Zaju*——With a Discussion of Organizing and Collating Theatrical Documents

Shi-zhong 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 Director,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e collation of Chinese theatrical documents already began from the time when theatrical scripts were published. These types of performance texts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ere continuously printed, and their format also underwent transformation, until in the late Ming, they had already gradually turned into readers presenting the texts as literature. However, it was just through this type of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to texts to be rea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ublisher's editing and revision was opened. Among these, Mr. Zang's *Selection of Yuan Plays* was the most extreme example. Once the 20th century bega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and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an era, from the theatrical documents printed by Nuanhong shi to Wu Mei's *Samatha Room Anthology of Plays*, scholars using modern concepts organized theatrical documents; also, they largely harbored the idea of enhancing their literary qualities and their reading value, or of bringing about a transition involving revisions. In 1939, Wang Jilie was entrusted by Zhang Yuanji with organizing 144 kinds of texts in the *Sole Copies of Yuan and Ming Zaju*. It was printed in 1941 by Shangwu Yinshuguan publishers. This represen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collating theatrical texts at that time. It was of great value for later scholars and also attracted people's gratitude. However, if we investigate it with present-day templates and requirements for collation of ancient archive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it. This article selects several stage scripts as example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remaining with them tha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round eleven types, to support a discussion. This indicates that concepts and paradigms concerning the collation of theatrical documents show a process of gradual advancement. We hope that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Wang Jilie's collated volume, we can recognize shift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method of collation of theatrical documents, and provide a source of reference for the collation of vernacular literary documents henceforth.

Keywords: Wang Jilie　*Sole Copies of Yuan and Ming Zaju*　theatrical documents　theatrical scripts　coll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王季烈輯校：《孤本元明雜劇》，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

王實甫原作，王季思校注：《西廂五劇注》，浙江龍泉：龍吟書屋，1944年。

朱有燉：《誠齋雜劇》，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中華再造善本．明代編．集部》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永樂宣德正統間〔1404-1439〕周藩自刻本。

何士信輯：《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22年《四部叢刊．集部》影印杭州葉氏藏明刊本。

吳梅：《奢摩他室曲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

李中：《碧雲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22年《四部叢刊．集部》影印上元鄧氏羣碧樓藏宋刊本。

李光庭，吳繼昌點校：《鄉言解頤》，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李時珍編輯：《本草綱目》，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金陵胡承龍原刻、崇禎間〔1628-1644〕攝元堂印本。

沈泰輯：《盛明雜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1764冊影印民國七年〔1918〕武進董氏誦芬室覆刻本。

_____：《盛明雜劇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1765冊影印民國十四年〔1925〕武進董氏誦芬室覆刻本。

_____：《盛明雜劇》，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中華再造善本．明代編．集部》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

_____：《盛明雜劇二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中華再造善本．明代編．集部》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

肖伊緋：〈張元濟王季烈編校刊印《孤本元明雜劇》來往信函匯輯〉，收入黃仕忠編：《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岳國鈞主編：《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施惠：《重訂拜月亭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明世德堂刊本。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高明編集，斯干軒訂正：《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清康熙十三年〔1674〕陸貽典鈔校本。

張元濟等撰，胡堅整理：《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札》，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張祿輯：《詞林摘豔》，上海：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

曹勛：《松隱文集》，上海：吳興劉氏嘉業堂，1920年《嘉業堂叢書．集部》刊本。

梅應發等：《開慶四明續志卷》，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76號影印清咸豐四年〔1854〕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許少峰編：《簡明漢語俗語詞典》，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

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影印清張士俊澤存堂刊本。

陳壽撰，裴松之注，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陸澹安編著：《戲曲詞語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彭定求等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曾良：《明清小說俗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無名氏：《新刊關目諸葛亮博望燒屯》，收入《元刊雜劇三十種》，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元明間刊本。

黃仕忠主編：《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

楊朝英集：《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四部叢刊．集部》影印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元刊本。

鄒式金輯，董康重校：《雜劇三集》，北京：武進董氏誦芬室，1941年。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九卷本》，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崇文書局，2010年。

臧懋循輯校：《元曲選》，浙江吳興：臧氏雕蟲館，約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

趙琦美輯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校本。

劉向撰，王照圓補注：《列女傳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第515冊影印清嘉慶刻後印本。

鄭之珍撰：《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明萬曆十年〔1582〕高石山房刻本。

鄭振鐸輯：《清人雜劇二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彙刊影印民國二十三年〔1934〕鄭振鐸輯印本。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錢南揚：《元本琵琶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戴德：《大戴禮記》，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19年《四部叢刊．經部》影印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

繆希雍：《先醒齋廣筆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775冊影印清抄本。

顏眞卿撰，黃本驥補輯：《顏魯公文集》，道光二十七年〔1847〕知敬學齋藏板《三長物齋叢書》刊本。

羅旭舟：〈朱有燉雜劇的整理與校勘——兼評《朱有燉集》的雜劇整理〉，《戲曲研究》第100輯，2017年1月，頁140-161。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1993年。

釋行均：《龍龕手鑑》，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1934年《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嘉興府刊本。

釋行霆：《重編諸天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卍續藏經》第150冊影印日本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三十年至大正元年〔1905-1912〕藏經書院刊本。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197冊影印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享三年〔1738-1746〕獅谷白蓮社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